



乞丐世界



乞丐世界

熊尚志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乞丐世界

熊尚志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太原解放路46号楼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16.125 字数: 308千字

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9000册

*

ISBN 7-5378-0165-7

I·169 定价: 5.2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反映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。

贺寨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乡。朱元璋是乞丐出身的皇帝，他的后裔至今行乞成风，把行乞当作一种至高无上的职业，以至有的人靠行乞成了万元户，显赫地登上了省报的光荣榜……作者抓住这一独特的社会现象，描绘了一幅奇异而寒心的乞丐王国的画图，展示了沉淀在民族灵魂中的乞丐心理。

小说以富有乡土色彩的语言，塑造了一个个性格丰满的艺术形象：男主人公蕌子、蕌子昔日的情人肖文萍、蕌子从外地带回的水灵灵的有夫之妇亚琼、和“神”私通的花奶奶、懂四国文字的博士和尚等。

小说结构匀称，语言洗炼而富有哲理，字句之间渗透了作者浓烈的感情。

G 17 7 35/28

第一章

两间草棚的顶，用芭茅铺盖而成。经过长久的日晒夜露，变得灰黑，似乎轻轻一碰，叶片就会化为灰尘钻进人的鼻孔去。雨天，水珠从棚顶的破洞往下滴落；若逢了好日头，就有几柱阳光凿透破洞，筛了下来。没有墙壁。几根松木苦苦支撑着头顶上那个破败的世界，松木的皮壳早没了。男人的手女人的手老人的手娃儿的手常在树躯上摞鼻涕，皮壳就没了，只剩下内骨，滑滑的如同象牙。草棚里横着几条板凳，凳脚被锈蚀的铁丝拴在一起。那情景颇似描绘地狱苦难的一幅图画：一根龙筋锁住一群苦鬼的琵琶骨。锁住琵琶骨苦鬼就逃不了。拴了铁丝板凳就丢失不了。

板凳上坐得有形形色色的人。

男人和女人。男人吸黄烟。女人打鞋底。眼睛瞟着草棚外坑坑洼洼的空坪。空坪上印满了汽车轮胎的痕印。又窘住呼吸用耳朵听。一声母牛发情的苦痛的唧啐在棚后响起。于是叹口气，照旧吸黄烟，打鞋底。

牛蹄镇汽车站就这么两间草棚。

唯一的女售票员是县城里分来的待业知青，住在旅馆里。开始来时她的风采令全镇人倾慕。啧啧，看那腰，多粗！看那屁股，多大！这女子福福气气的模样，养起娃来恐

怕比鸡下蛋还顺利呢。售票员的眼里却盈了泪，觉得受了辱没，一闭门，健美。脸渐黄，人渐枯，两眼发黑挺不住了，抬进医院打了几针，于是又日益丰腴起来。又赢得一片喝采声。

售票员在板凳中间走来走去。

众人眼前就有两条圆浑浑的柱子晃动。

棚外的石墩上坐着个妇人。

不管刮风下雨，妇人都蜡在那石墩上，掏出一袋瓜子，一片一片地嗑。瓜子皮横着飞，斜着飞，脚下黑黑的好象落满苍蝇。膝盖上摆一架小巧的半导体。常听见女子梦一般的嗓音在半导体里卖货。卖珍珠霜也卖威士忌。好象还卖过彩电、冰箱之类。晴天戴草帽，雨天打伞。久了，来来往往的人都晓得石墩是那妇人的位子，哪怕站断了脚骨，也没人把屁股落到石墩上去轻松一下。偶尔看见外来客不懂牛蹄镇的规矩，稀里糊涂萌生出霸占石墩的主意，就听得沙哑的声音吹了过来。那声音里裹着一股潮粘粘的霉气：

“那位子是你坐得的？真不识相！”

外来客怔怔地犯了懵懂，顺着那股霉气去寻找声音的主人，却见一堆猪头后面探出一张瘦瘦的脸。是个婆婆。猪头都是煮熟了的，不知怎么回事竟染成红色，狗血似地蒙人的眼，好端端的令食欲旺盛的人产生了敬意。还有猪尾巴及猪蹄脚，也红得热烈，显出鸡冠花一般的丰韵。瘦瘦的脸从肉堆后面闪一下，皱巴巴的脖子里就滚出一声极尖刺的喊叫：

“脸肉呐脸肉呐，九毛钱一斤呐。”

有人耐不住等车的寂寞，绕开石墩，走近熟食担子，手里捏几毛票子，精精细细地将籐筐里的头脚看一遍，指指戳

戳发了话：

“花奶奶，烂了吗？”

那花奶奶居然嘻嘻地笑着啐道：

“回屋去尝尝你老婆烂不烂！”

“这脚啃得动啵？”又问。

“你的牙齿是糯米粉捏的？这般娇贵！”花奶奶呲出一声苍老的笑。那笑也是裹着一股霉气的。两片薄薄的嘴唇朝石墩上的妇人努去，声音里不由添进了自豪：“连肖镇长也夸我的手艺好呢，你莫非比肖镇长还有身份？”

“来条猪尾巴。”

“一条还不够填了肚脐眼呢。两条吧，正好五毛钱。”花奶奶不由分说，污黑的手拂去几只苍蝇，钳起两条猪尾巴，用半片碧绿的美人蕉叶子托住，往买主手里塞。猪尾巴认条不认斤。买主也笑了，接过吃物凑到脸前，嘴巴油油的朝草棚走去。颈脖上的筋艰难地蹦起老高。撕开外皮，里边也是红的，血还鲜着呢。低声骂了句“娇婆”，一坨东西飞到棚后去了。

石墩上的妇人扭过头来，声音柔柔的：

“花奶奶，给我留四条。”

“好呢好呢。”花奶奶笑笑的唱了诺。

妇人的脸又转过去了，眺望着公路。她昨天过了三十四岁生日。人长得蛮漂亮，脸盘儿白白的如同搽过粉。双唇却象两片刚刚掰开的鲜橙。不过，她的神色却跟牛蹄镇的车站、茶局、阉割铺子或者古墓差不多，阴沉沉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两只黑黑的大大的眼睛充满深深的忧郁，宛如时刻都在考虑死亡的悲凉。这般年纪这般容颜，居然能将哲学

家才去思索的死亡关闭在眼睛里，真难为她了——其实妇人既能笑，也挺欢喜笑，只不过在破败的车站不笑而已。特别是当汽车开进坑坑洼洼的空坪时，她的笑简直比半夜的阳光还要希罕。

妇人是来接车的。

每天中午，有一趟从县城开往牛蹄镇的客车，吐出几十张似曾相识的面孔，又吞进几十张似曾相识的面孔，在空坪上调过屁股，又沿着原路回县城去了。妇人将客车吐出的面孔一张一张地看。碰到熟识的，脸色暖暖地打个招呼；碰到陌生的，就凑上前去问问从哪里来，在哪里工作。人散了，她如释重负吁一口气，死亡的阴影就从她眼里消失了。她笑咪咪地离开石墩，朝家里走去，轻松愉快。花奶奶甚至听见她哼过“张打铁，李打铁，打铁师傅偷姨姐。”这曲子花奶奶一听就懂，因为妇人早先在铁匠铺里做过几年厨娘。有些曲子花奶奶就听明白了，比如：“军港的夜啊静悄悄”，比如：“天上掉下个林妹妹。”听不明白就听不明白，并不去追究。假如她哼的曲子旁人都会哼，她还当什么镇长呢？

“肖镇长，没接到客么？”老人禁不住问。

“接客？”妇人惊住。

“不接客你接什么？”老人哑哑地笑。

“接人。”

“人还不是客？”

“接县里地区里的领导。”

“他们打电话给你了？”

“没打。没打我才来接呢。就怕他们风风火火地跑了来，镇上没个人在车站迎候，喝茶都摸不到茶局的门槛……”

怠慢了领导，我心里也过意不去。”

“你们当干部的吃碗操心饭。”

“前世修来的，就这命。”

“肖镇长，你天天守住水口捉鲤鱼，几年才碰得一条？照我讲，往后你莫来坐冷石墩子了，坐多了老年犯腰疼。我替你接人。反正我要在这里卖猪脸肉，哪怕县里窜来一条生狗，也瞒不过我的眼。”

妇人笑了：“你认得县里领导？”

“我几时认得？”

“不认得怎么好接人？”

花奶奶就血了脸，涌出几分惭愧。

“月经宝月经宝，妇女之良药！月经宝月经宝，领导妇科卫生之新潮！妇女备有月经宝，夫妻欢乐无烦恼——请认准改革商标！厂址……”沉默了半晌的半导体，突然响起一个娇滴滴的疯狂的叫卖声。妇人——镇长肖文萍咋嚓将半导体关了。这年头也太过份，甚么东西都好在收音机里当歌子唱。她把半导体收进衣袋里，无意中发现花奶奶的脸色难看，便觉得自己刚才的话讲得太呛人了，况且呛的是这样一个善心善肠的婆婆。此刻，花奶奶已经低下头去，在铁桶里洗净了皮皱皱的手，从瓦罐里掏出四条猪尾巴，小心翼翼地用白纸卷好。肖文萍清楚，花奶奶晓得她欢喜啃猪尾巴，每天都要特意加工几条，里面绝对没有血丝。为了弥补自己在言语上的失误，她要花奶奶给她称两斤猪脸肉。花奶奶慌得连连摇手：

“肖镇长，明天……等明天再称吧。”

“我来瘾了，要吃。”肖文萍说。

“今天的脸肉……”老人欲言又止。

“我买回屋去炒青椒吃。”肖文萍笑道。

花奶奶这才稍微定下心来。肖文萍接过两个白纸包，走了。她认为言语上的失误，已经用金钱补偿给花奶奶了。自从当上了牛蹄镇的镇长，她就时时在心里叮嘱自己，不可得罪镇上的任何人，哪怕是丁糯糯那种臭哄哄的阉割匠。有时正在路上走着，也要猛不丁地回过头来，唯恐自己的脚踩住了别人的影子。这种谨小慎微的检点，几乎将她早先的野性磨得无影无踪。早先在山寨里光着两只脚当孩子王，何等逍遥自在！古墓里钻过，牛背上骑过，还在老鼠身上淋煤油，点着火任它乱窜，结果窜进邻居的草堆。父亲捆住她的手脚吊在梯档上，揍贼一般揍得咬牙切齿，至今大腿上还有一个紫色的疤。十七岁本是生儿育女的年龄，她依旧野得无法无天，钻进人家的梨园，爬到高高的梨树上拣熟透了的阳梨摘。树下站着她的虾兵蟹将，雀儿似的张开嘴望着浓绿中的她。她活脱脱的成了一只人猿，从这棵树荡到那棵树，摘了半篮阳梨，每个梨子咬一口，就往地上扔。虾兵蟹将欢声雷动，抢着她咬过一口的阳梨连渣带核咽进肚去。主人气不过，驮来一根竹竿，脸色乌乌的往浓绿中乱捣乱戳。反戳出一串嘻嘻哈哈的疯笑，人在枝杈上蹦来跳去，衣片扇扇的往上卷，露出半截雪白的肚皮。主人盯住白肚皮痴了一会，醒过神来，又挥动竹竿。虾兵蟹将中的两个男孩为他们的主帅担忧，在地上帮她出主意，叫喊：

“萍姐，撒尿，淋他一身骚！”

男孩不懂得主帅的尿是撒不得的。

“叫你娘来撒！”树上竟起了骂声。

“萍姐，撒啊撒啊！”男孩们照旧叫喊。

竹竿捣得越发的急了。待男孩们抬头观望时，浓绿中已经没了人。主帅仿佛化为烟云飘散了去。主人的竹竿失去了目标，心火又旺了一成，扶着竹梯准备上树去活擒那偷梨的女贼，拧住耳朵兴师问罪。正爬得气喘喘的，忽感到头发上、颈脖上濡了一阵温热的水珠。忙仰起脸去看，那温热的水珠竟如春雨一般泼了下来。浓绿象云一般裹住了女贼，只听得咯咯的笑声，却不见撒尿的地盘。骂声“晦气”，怏怏地爬下竹梯，又竖起竹竿去捣。这次却把嘻笑捣落了，捣出一声粗野的叫骂：

“捣你娘！再捣，老娘让你哭坟去！”

脚跺手晃，树叶剧烈地颤动，只见半熟不熟的梨纷纷坠落。主人叫苦不迭，息了干戈，留些精神朝浓绿中的女贼求情……

那情景就象染在白布上的墨迹一般，印在肖文萍的脑海里，忘不掉，洗不掉。只要一想起来，就忍不住好笑，双颊上浮出两团灿如朝霞的红晕。人也年轻了好多。当时怎么敢做出那种事呢？不可思议！

世上不可思议的事情多呢。

她能当上牛蹄镇的镇长，同样不可思议。这镇长把她当苦了，活跳跳的一个人猿，竟当出一身暮气来，迟钝如石狮。抬脚举手，镇人皆视为楷模，哪里还敢爬到梨树上去野。就连笑，也好象从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——哼哼哈哈。只能这样笑。因为同僚们都是这种不干不湿、不冷不热、不阴不阳的笑。如若笑得过于亲切，恐怕有你的白眼看！镇政府门外有一片翠绿的竹林。每次走到竹林旁，她的心就痒痒的

如同虫子在爬。她多想上去玩个痛快，从这株竹子跳到那株竹子！她相信这一片竹林，她可以双脚不沾泥地玩遍。她忍住了，不敢抬眼去望笔直的竹竿，咬紧牙齿抗拒野性的诱惑。只要她爬上一株竹竿，笑话马上就会象旋风一样在县委、县政府大院里散发开来。她就再也没脸在她的那个阶层里做人了。

谁叫自己是镇长呢？

她知道红芋滚进萝卜窑里，自己决不是当镇长的货色。她唯一能做到的只有尽量少得罪人。不然，五生六熟的镇人会当面问她：肖文萍，你这个厨娘，凭什么坐在那把椅子上？凭什么？她答不出。尽量少得罪领导。不然，城府很深的领导会笑着问她：小肖，翘尾巴了是不是？于是，她处处摆出洗耳恭听的谦虚模样，且天天到车站来接人。尽管这很痛苦，尽管一天一包瓜子的代价换来的几乎全是失望，但她总算坚持下来了，赢得了谦虚谨慎、尊重领导的好名声。她在心里却将每一个上司的祖宗八代都操翻了。

然而，她还是得罪了人！

她得罪了贺寨的贺蛄子！贺蛄子是得罪不起的。那家伙是一头山猪，是一头野牛，是一只毛毛须须都螫人的马蜂。如果贺蛄子生长在别的山寨倒也罢了，偏偏他是贺寨的种。在贺寨这个乞丐王国里，连刚出生的娃娃都长了牙齿，能把娘的奶头咬得鲜血淋淋，何况贺蛄子是一条二十五岁的壮汉。常言道，穷凶恶水，泼妇刁民。夹在石窝窝里的贺寨，没一个怕人的角色。男的泼皮无赖，女的敢在大路上拉男人，什么事情做不出？至今肖文萍还记得把贺蛄子押进囚车时，他那张疙疙瘩瘩的大黑脸紧贴着铁窗，闪着一双咄咄逼

人的凶狠的眼睛。她以为他会啐她一脸口沫，不想却听到一句令她心悸的嘻笑：

“过来，让我亲你一下，尝尝你的舌头。”

她气得要哭。

“一哭就象个寡妇相了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我什么？你不是寡妇？”

“我有男人……”

“记住，两年后老子要剥你的皮！”

贺鲲子判刑两年。如今四年过去了，仍不见那家伙回到牛蹄镇来。肖文萍越发惶惶不安了。她不认为贺鲲子是吓唬她。那家伙说不定真会拿刀子剥下她的一块皮来，因为那家伙有一双阴阳手。听贺寨人说，贺鲲子一生下地，吉庆佬就给他看了手相，大惊，说小儿有双阴阳手，趁早把他溺进马桶算了，免得长大成人后乱世。贺鲲子那当乞丐头目的父亲犹豫不决，他那当乞丐皇后的娘却吓白了脸，双膝跪下才保住了这条小命。后来这小东西一天天长，聪明过人，却常常做出许多令贺寨人惶恐的怪事情来。比如：有人说天要破，他就拣来一堆五颜六色的鹅卵石放在铁锅里烧火煮熬，说是他能把破天补好；比如：上课时老师因他不听话，在他脖子上击了一掌，第二天他的脖子上就缠着一条极大的菜花蛇，大摇大摆进教室。同学做鸟兽散。老师声音抖抖地要他把蛇扔出去。他不。他说，我又不是你儿子，不该你打。要我扔蛇，就让我在你脖子上击一掌……

肖文萍常常梦见贺鲲子手里拿着刀。

如果没当镇长，就不用遭这份洋罪了。

偏偏自己是镇长，每月领几十块钱薪水。如果自己做个女厨娘，女剃头佬，或者女屠夫，日子也许会过得舒心些，自在些。怨谁呢？只怨吉庆佬那些比神仙还灵验的预言。

十六岁那年，淋了煤油的老鼠烧了邻居的草堆，父亲揪住她的头发一顿臭打。要她认罪，要她嫁人，换几个钱赔偿人家的损失。她没认罪，反而打出一句叫喊来：“打不死的吴清华！”这句戏腔戏调也不知她是从哪儿学来的。待父亲放开她的手脚，她就逃离了村子，来到人生地不熟的牛蹄镇。经人介绍，她进了铁匠铺当起厨娘来。铁匠们见她长得俏丽，常跟她打情骂俏。谁知她竟懵懵懂懂，不开心窍。若有人动手动脚，她就抓了砂子去撒人家的眼睛。十六岁却显了妇人态，丰满而健美，竟不晓得爱打扮，头发蓬蓬松松，只顾光着脚板疯玩。夏日里，铁匠铺内暑气蒸人，中午铁匠们照旧叮叮咣咣锻铁件，她嫌吵，嫌热，就端起一张竹床到门外的老柳树下，借了树荫睡觉。一条蓝裤卷到膝盖上，露出结实、黝黑的腿肚子。上身只穿一件白衬褂，里面光光的。翻身时扣子绷开了，就有一片乳胸袒露出来，让过路人的眼睛拣了不少便宜去。后来铁匠们也发现了这个秘密，待她睡实后都喊屋里闷人，跑到树荫下来吹山风，眼睛盯住袒露的部位看不饱。就有人拾了一根草，伸进去轻轻地搔。又一个身翻去，没醒。后来忽地醒来，也不叫骂，进屋去拖菜刀，说要剃下那铁匠的手指……自后，她不在树荫下睡了，铁匠们也断了痴念。

一日，她正汗淋淋地猫在灶屋里煮饭，忽有个中年汉子闯了进来。汉子风尘仆仆，背只蓝花布小包袱，嚙动干裂的嘴唇，说要讨口茶水润润心肺。她舀了碗米汤递给汉子。汉

子咕咕地喝光了，手背揩揩胡子上的水珠，盯住她的下巴看。她的下巴颊后面有一条细细的沟，镇人说那是双下巴。汉子看了半晌，忽然嘻嘻的笑了起来。

“我脸上有锅灰？”她的脸稍稍发红。

“妹子，你是个富贵相。”

“做厨娘很富贵吗？”

“厨娘是下等人。”

“做厨娘比在家里种地好多了，没人打。”

“好个憨妹子。憨人有憨福呢。妹子，你该二十二岁成亲。婚星一动，官星也就跟着动了。你二十三岁该吃国家饭。二十五岁该做一个小官。到二十九岁，你手下就能管万把号人了。”汉子有筋有骨地说。

她足足笑了半天。把汉子的话对铁匠们说了。铁匠们也好笑，说那汉子哄毛毛娃也不是这么个哄法。几天后她才晓得那汉子是顶顶有名的相面师吉庆佬。然而神奇的是吉庆佬的话居然一一应验了——二十二岁那年她嫁了个英雄；二十三岁转吃商品粮；二十五岁当公社妇联会主任；二十九岁被任命为镇长……

镇长自然比厨娘高贵。

然而这高贵是要花代价的。她不能抓住老鼠淋煤油了，不能钻进浓绿中偷阳梨了，不能躺在树荫里晒午觉了，不能赤脚拉巴下河摸小鱼了。做厨娘时的一帮虾兵蟹将，见了她就躲得远远的。簇拥在她身前身后的是一帮象干牛粪一般没有活力的政府官员。呛人的烟味中夹着更加呛人的酸味，她看了都恶心。也许她活得比过去更体面，更有身价，但她却活得过去的肖文萍死了，活着的只是一个三十



长的漂亮娘们。不，也许还算不得一个正儿八经的娘们。一个正儿八经的娘们是应该有做女人的乐趣的。她没有。她仍旧是纤纤细细的腰肢，从没品尝过生儿育女的苦痛与欢乐，甚至没品尝过生命之果的滋味……是的，当镇长的代价太昂贵了。

夜半三更时，她的泪就凉凉的在脸上爬。

她的虾兵蟹将里，有个聪明绝顶的男孩。那时她十七岁，男孩十二岁。男孩在镇上的学堂里念书，却不认真做功课，一天到晚逐在她屁股后。她常把背后的衣片卷起来，叫男孩给她掐痒子。每掐十个，就在她背上拍一掌，好让她记数。拍了十记，男孩就往地上一趴，由她给他掐。她上树偷梨时，那男孩拼命喊她，要她撒尿。后来男孩埋怨了她一通，说她太不够朋友了，居然不听他的话。她说：撒了。男孩死活不信。她又说：女人跟男人不同，我撒了你不晓得。男孩追着问：哪里不同？让我看，萍姐，让我看。她的脸忽地红了，恍如刚从懵懵懂懂中醒了过来。从那之后，她的脑壳里似乎多装了点东西，也不要男孩给她掐痒子了，却不时偷些桃李给男孩解馋。她竟一反常态，劝男孩好好念书。如果男孩逃课，她就骂他，不理睬他，任男孩左一声萍姐右一声萍姐喊得火火热热，她绷住脸不答话。直到男孩不情不愿走进学校的门，她才似梦非梦地笑了起来。一个月色如水的夜，她跟小男孩坐在河坝上啃甜瓜。当然是她偷来的甜瓜。她见男孩啃得满嘴瓜瓢，两只墨墨的眼睛眨也不眨地眺望着缺了小半月的月亮，她觉得十分有趣，忽然萌生出一个奇怪的念头，她想伸出舌头舔干净男孩嘴边的瓜瓢。或者舔一舔男孩墨墨的眼睛。她的舌头刚伸到男孩的唇边，心却怦怦的如

同擂鼓。她没弄清楚自己为甚么会如此慌乱。

男孩很生气地推开她，说：

“萍姐，猫才舔舌头呢。”

“我是猫……”她说。还想舔。

“舔舌头不好玩。”男孩说。

“好玩……”她说。

“还是掐痒子吧，一人掐一百。”男孩说。

“不！我要舔！”她说，猛地用双手抓住男孩的肩胛，把男孩按在河坝上，疯疯癫癫地舔净了那粉粉的瓜瓢。她大口大口喘着气，忽然哭了。泪珠落在男孩的脸上。男孩惊诧，随即生起气来，拿巴掌推她：

“又要舔，又要哭，讨厌！”

“蛄子……”她声音颤抖。忽然发现自己有点害怕这个小男孩了。小男孩仿佛一下子成了她的主宰。她的许多东西，说不清的但很珍贵的东西，似乎全攥在小男孩黑黑的巴掌里。她担心男孩发起脾气来，会把那些东西扔到河里去。她觉得自己变小了，变轻了，轻得象一株孱弱的青藤，必须依附在男孩这株树上才能生长下去。她不敢看男孩，低声问：

“蛄子，你还跟我玩吗？”

“你要舔就舔好了。”男孩说。

“真的，蛄子？”她惊喜地摸摸他的头。

“嘴又不是糖，舔不化的。”男孩说。

“不许告诉别人。”她说。

“除了你，没别人舔。”男孩说。

她发现自己的眼睛湿了。她又低声问：